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环境里，他的行为备受质疑，精神科医生说他的电击疗法不符合治疗规范，媒体为了解真相一次次为他前赴后继，试图揭露他的暴行，那些关于“控制”、“洗脑”、和“强迫”的证词像流水一般涌来，每多一次曝光，他的行为就愈发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

在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的专家介绍栏里，杨永信拥有副院长、精神卫生主任医师、党委委员等头衔。

在中国家庭的关系中，父母对于未成女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力。杨永信获得了家长的绝对的信任，也就获得了“处置”孩子的权力。

昆士兰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纽约大学临床心理学家王怡蕊把家长送孩子进网戒中心的行为比喻成洗车，“把一个脏的车送进自动洗车机，出来就是干净的车，至于中间过程怎么样我不关心，不管中间那个车是被泡沫打了还是上了一层蜡，我只要进去是个脏车出来是个干净车，我掏钱搞定就行。我不想做任何改变，进去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出来是个好小孩就行。”

王怡蕊认为，****电击对于家长来说，好处在于看不到伤口，****就像男人很难想象女人生孩子有多痛，没有可见的血淋淋的伤口，家长也不会产生直接“痛”的感受，他更可以告诉自己，这是一种无害的行为。

柴静曾经问一位家长：“你知道（电击）副作用吗”，那位家长说：“由于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不想去了解它，我们相信这是个正规医院”，他们手里往往只掌握了一些虚无缥缈的证据——“杨叔的国务院津贴那是随便安排的吗”，大多数家长都用相似的逻辑来逃避这个问题，安徽的家长则是告诉我：“要是不合法，那机器能让生产吗？”

****这是一个充满了强势、弱势、欺骗、逃避的地方。****

“那里的人都可以当专业演员”，蔡智这么跟我说。

他 2009 年被送进网戒中心，为了躲避电击，他们什么都可以做，有人试图从楼上往下跳，有的女生在所有人面前讲述自己第一次性经历，以获得减圈（集齐 5 个圈就被电一次）的机会，而加圈的可能，根据盟友的体验，来自对眼神、暗号，柜子没擦干净，交往过密，剩饭剩菜……有时候甚至你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就被通知加圈。

身体的疼痛、语言的侮辱都算不上什么，假装感动、假装“改邪归正”，“只要能让我不被电，无论怎么样都好”。